一　伟人的作用

相信伟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我们孩提时的朋友竟然成了英雄，他们的景况俨然像个帝王，那也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一切神话都以半神半人开始，事件高尚而富有诗意；也就是说，他们的天才是至高无上的。在乔答摩的传说中，最初的人们吃的是土，而且发现它非常好吃。

大自然似乎专门为优秀人物而存在。世界是由好人的诚实所维持的，他们使大地变得有益。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发现生活快乐而富有滋养。只有我们相信那样的社会时，生活才显得甜蜜、可以忍受。在实际上，在理想中，我们都设法和优越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给孩子和地方起名字就用的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被用作语言中的动词，我们家家户户都有他们的作品和肖像，当代的每一件事情都回想起他们的一件轶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追求伟人是青年的梦想，是成年最严肃的事业。我们不远万里到外国去找伟人的作品——如有可能，还想一睹他的威仪。然而，我们却被命运敷衍过去了。你们说，英国人讲求实际；德国人殷勤好客；西班牙的巴伦西亚气候宜人；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山里有金子可采。不错，然而我不愿千里迢迢去找舒适、富有、好客的人，明朗的天或价值连城的金锭。然而如果有什么磁铁能指出那些内在富有、强大的人所在的地区和住宅，我宁肯倾家荡产把它买来，而且今天就上路。

由于他们的信誉，人类才得以发展，知道在该城里有一个人发明了铁路，这就提高了全体市民的声誉。然而人口太多，如果他们都是些乞丐，那就令人讨厌，就像流动的奶酪，像一堆堆的蚂蚁或跳蚤——人越多，事情越糟

我们的宗教就是对这些恩主的爱戴。寓言故事中的神灵就是伟人们最光彩的时刻。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器皿都投进个模子。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庞大神学就是人的心灵的必要的、建设性的活动。学历史的学生就像一个走进一座货栈买布料和地毯的人。他以为他有了一种新货色。如果他走进了工厂，他一定会发现他的新货色仍然重复着底比斯金字塔内墙上的漩涡饰和圆花饰。我们的一神论就是人的心灵的净化 。除了 人,人什 么也不会画，什么也不

会做，什么也不会想。他相信伟大的物质成分来自他的思想。而我们的哲学发现了一个集中或分散的本质。

如果现在我们开始探察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了些什么样的帮助，我们必须当心现代研究的危险，尽量从低处开始。我们切不可与爱作对，也不可否认他人的实际存在。我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有社会的力量。我们对他人的爱创造出一种优势或价值，那是什么也提供不出来的。我可以借助于另一个人做我一个人不能做的事。我可以给你说我起初无法对自己说的话。他人就是一些透镜，我们通过它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心灵。每个人都在追求跟他自己的品质不同的人，和另外一种好处；也就是说，他追求他人和最不相同的东西。天性越强，它就越容易反应。让我们谈纯粹的品质。一点点天才我们先别管。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他们是否关照自己的事务。人就是那种高贵的内生植物，像棕榈一样，从内向外生长。他自己的事务，虽然别人不可能办到，他却能够干得敏捷、轻松。对糖来说，甜是容易的，而对硝石来说，咸是容易的。我们煞费苦心地拦劫、诱捕自动落入我们手中的东西。谁生活在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就把谁看作伟人，因为别人升入这种境界真是难于登天；他

只不过眼睛一睁，就把事物看得非常真切，了解到它们广泛的关系，而别人必须辛辛苦苦地更正，谨防失误。他对我们的帮助就属于类似的情况。一个美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的形象描绘在我们的眼帘上；然而那种恩惠多么光彩照人！一个聪明的灵魂把他的品质传达给他人也同样不费功夫。每个人都能把他的最拿手的事干得最容易。"Peu de moyens, beaucoup d'effét."① 谁来自自然，从来没有使我们想到他人，谁就是伟人。

然而他必须跟我们发生关系，我们的生活必须从他那儿得到某种解释的许诺。我说不上我会知道些什么；但是我已经观察到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用他们的性格和行动回答了我没有能力提出的问题。一个人回答了他的同时代人提不出的某个问题，他就被孤立起来了。过去和现行的宗教和哲学回答了另外的某个问题。有些人使我们觉得前程无限，然而对于他们自己，对他们的时代却毫无帮助——也许是某种在空中发号施令的本能的游戏——他们不能迎合我们的需要。然而伟大的人物却近在眼前；我们一看见，就认识他们。他们满足了期望，而且正中下怀。好的东西总是有效的，有生殖能力的；能为自己准备空间、食物和伙伴。一只健全的苹果产生种子——一个杂种却产生不了。

①法语：事半功倍。 ——译者注

如果人能各得其所，他就是建设性的、有繁殖力的、有吸引力的、湮没一切的大军，有目的，也能实现。河造就了自己的岸，每一种合法的观念造成了自己的渠道和人们对它的欢迎——提供食物的收获，进行表达的体制，作战的武器，解释它的信徒。真正的艺术家有行星为他做基石；冒险家，经过了许多的奋斗，占有的东西还没有自己的鞋子宽大。

我们普通的议论重视高级人物的两种作用和帮助。直接的给予符合人们的早期信仰，直接给予物质或形而上学的援助，如给予健康、青春永驻、敏锐的感官、医术、魔力和预言。孩子们相信有一位老师可以把智慧卖给他们。教会相信推让来的功绩。然而，严格地讲，我们并不太了解直接的帮助。人是内生的，教育就是他的展现。我们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同我们身上的自然发现相比，是呆板的。这样学到的东西在行动中是令人愉快的，效果是显著的。正确的伦理道德是中心，从灵魂向外发展。天赋跟宇宙法则背道而驰。帮助他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我们必须私下里开脱自己："关照你自己的事情，"精神说"；花花公子，你要搅和天空还是搅和他人？"间接的帮助则被遗弃了。人们具有一种图画似的或代表性的品质，并且用智能帮助我们。伯麦和斯维登堡看到事物是代表性的。人也是代表性的：首先代表事物，其次代表观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像植物把无机物转化成动物的食料一样，每个人都把自然界里的某种原料加以转变，供人使用。火、电、磁性、铁、铅、玻璃、亚麻布、丝绸、棉花等的发明者，工具的制造者，十进记数法的发明者，几何学家，工程师，音乐家——分别给大家在未知和不可能的混乱中闯开了一条康庄大道。每个人都通过秘密的近似与自然的某一领域发生关联，他就是这一领域的代理人和解说人，如林耐是植物的，休伯是蜜蜂的，弗里斯是地衣的，范·蒙斯是梨的，道尔顿是原子形态的，欧几里得是线段的，牛顿是流数的。

对于大自然来说，一个人就是一个中心，他把关系的线贯穿到每一件事物当中去，液体的和固体的，物质的和元素的。地球在旋转；每一块泥土和岩石都来到了子午圈，同样，每一个器官、功能、酸、水晶、尘埃，都跟大脑有关。要长期等待，但总会轮到它的。每一种植物都有它的寄生物，每一种创造出来的事物都有它的爱好者和诗人。已经对蒸气、铁、木头、煤、磁石、碘、粮食、棉花做出了公平的对待，然而我们的技艺所利用的物质还是多么少啊！大量的生物和性质仍然隐藏着，期待着，就像童话中着了魔的公主一样，仿佛每一种都在等待一个注定的解救人。每一种必须解除魔力，具有人的模样，有个出头之日。在发现史上，成熟的、潜伏的真理似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头脑。一块磁石在一般

的心灵能够接受它的力量之前，必须按某个吉尔伯特、斯维登堡，或奥斯特的样子创造成人。

如果我们把自己限制在最初的利益上，那么一种庄重的恩惠就依附着矿物和植物界，它在鼎盛时刻，是作为自然界的魅力出现的，——晶石的闪光，亲和力的肯定，角的精确。光明与黑暗，热与冷，饥饿与食物，甜与酸，固体、液体和气体，就以一种欢乐的花环围绕着我们，并且用它们令人愉快的争吵，消磨了人生的时光。眼睛每天都在重复着对事物的最初颂歌——“他看见它们都很好”。我们知道到哪儿去找到它们；这些表演者小小地经历了一番假装的竞赛后，更加被人喜爱了。我们也有资格享受更高的利益。科学缺乏某种东西，直到它被赋予人性为止。对数表是一回事，而它在植物学、音乐、光学、建筑当中的重要作用又是另一回事。数学、解剖学、建筑、天文学上的有些进步，起初很少察觉，后来与智慧和意志联为一体，就上升到生活中来，并且在会话、性格、政治中再现出来。

不过这种情况后面再谈。现在我们只讲一讲我们与它们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结识的情况，讲一讲它们好像在怎样迷惑、吸引某个天才终生都致力于一件事情。可能的解释就是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具有同一性。每一种物质的东西都有它神圣的一面；都可以通过人类转化到精神和必然的领域，在那里它就跟别的

东西一样发挥一种颠扑不破的作用。万物不断升华，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些目标。气体聚集成固体的天空；一块化学物质到了植物那里，就会生长；到了动物那里，就会走路；到了人那里，就会思考。然而选区居民也决定了代表的选票。他不仅是代表，而且是参加者。同类只有同类知。他之所以了解他们，是因为他属于他们；他刚刚从自然脱胎出来，或者，刚刚不再是那一种事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生命的氯气了解氯气，化为人身的锌了解锌。它们的特性造就了他的事业；他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法表露它们的功效，因为他就是由它们构成的。人是世界的泥土构成的，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一切没有生命的东西总有一天要说话，要思考。未曾表露的自然将会让它的全部秘密讲出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那座石英山会研成无数的维尔纳、冯布赫和博蒙；大气的实验室溶解了我不知道的所有的柏济力阿斯们和戴维们？

这样，我们坐在炉火旁，却把握着地球的两极，这种类似的无处不在弥补了我们处境的愚蠢。在那神圣的日子里,有那么一天,天地相连,互相装点,这样的一天我们只能过一次，似乎真是一种缺憾。我们真希望有一千个头，一千个身体，这样我们才可以用很多方式，在很多地方歌颂它那无限的美。这是想入非非吗？不，我们的代表的确把我们大大地增多了。我们多么

容易地采用了他们的劳动！来到美洲的每艘船用的航海图都是从哥伦布那儿得到的。每一部小说都受惠于荷马。每一个用刨子刨东西的木匠都借来了一个被遗忘了的发明家的天才。生活的四周都被科学的黄道圈包围着，这就是已经作古的人们的贡献，他们把他们的光点加给我们的天空。工程师、经纪人、法理学家、物理学家、道德家、神学家、每一个人，因为他有一点科学知识，所以就是我们状况的经纬的确定者和地图绘制者。这些铺路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丰富了我们。我们必须扩大生活的范围，增多我们的关系。我们在古老的地球上发现一笔新财富的收获跟获得一个新的星球一样多。

我们在接受这些物质的和半物质的援助时太消极了。我们切不可做酒囊饭袋。每升高一步——通过我们的同情，我们就得到更好的帮助。活动是有感染力的。朝别人所看的地方看，跟同样一些东西交谈，我们就捕捉到了引诱他们的魅力。拿破仑说，“你切不可跟一个敌人作战次数过多，否则你会把你的全部战争艺术教给他。”多跟思想活跃的人交谈，我们很快就养成从同一个角度观察事物的习惯，在每一种场合，我们就预见到了他的思想。

人们之所以有益，是因为智能和感情在起作用。我发现另外的帮助是一种假相。如果你假惺惺地给我

面包和火，我发现我为它付出了十足的代价，最后我的情况跟原来一模一样，没有见好，也没有见坏，然而一切精神与道德力量却是一种确实的好处。它从你那儿来，不管你愿意与否，却使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受益。没有下新的决心，我甚至连哪一类的个人力量、巨大的表现力量，都听不进去，我们渴望人所能做的一切。塞西尔是这样说沃尔特·罗利爵士的“我知道他极能吃苦，”真是惊人之笔。克拉伦登对汉普登的描绘也如出一辙：“他具有最费力的工作也累不倒的勤奋和机警，具有最狡猾、最精明的人也骗不了的素质，具有一种与他的最好的素质完全匹配的个人勇气。”他是这样描述福克兰的：“他是那样严格地崇尚真理，所以要让他掩饰自己，就等于他允许自己偷窃。”我们阅读普鲁塔克不会不热血沸腾；我同意中国孟子的名言，“圣人,百世之师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①

这就是传记的教益，然而让死者打动像我们自己的伙伴那样的生者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并不一定名垂千秋。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呢？而在每个冷僻处都有人用神奇的办法援助我们的天才，激励我们 。爱有一种力量，可以预言另一个人的命运

① 见《孟子·尽心下》。——译者注

胜过那人自己，而且可以大胆鼓励，使他坚持自己的工作。友谊具有什么品质，能像它对我们身上的任何德性所产生的崇高的吸引力那么非凡？我们再也不会低估我们自己，低估人生。我们受到激励，要达到某个目的，铁路上挖掘者的勤奋再也不会使我们感到羞愧了。

在这一点下面，我想还有各个阶层的人向当代的英雄所表示的那种非常纯洁的敬意，从科里奥拉努斯、格拉古到皮特、拉斐德、威灵顿、韦伯斯特、拉马丁。听听街上的呐喊声！人们把他看不够。他们喜爱一个人。这里就是一个首脑和一个骨干！多英俊的面孔！多美丽的眼睛！阿特拉斯式的肩膀，整个的仪态多么英武！驱动整台伟大机器的内在力量也不相上下！在人们的个人经验中，有些东西通常受到钳制和阻碍，充分表现这一切的这种快乐也更加高昂，它正是读者为文学天才感到欣喜的秘密。什么都是阻挡不了的。有足够的火熔化一座矿山。这种说法可以说把莎士比亚的主要优点传达出来了 他,而不是任何人,最懂英语,最能畅所欲言。然而这些畅通的表达渠道和闸门只不过是健康或幸运的体格·莎十比亚的名字使人联想到别的纯智性的恩惠。

元老院和君主们尽管有他们的奖章、宝剑、纹章，却没有把来自某种高度的思想传达给一个人、并且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测他的智慧那样的敬意。这种敬意在个人交往中一生难得遇到两次，天才却要不断表示出来；在一百年内，如果经常满意，这种贡献就被接受下来。物质价值的指示者被贬成一种厨师和糖果师傅，却装出观念的指示者的样子。天才是超感觉地区的博物学家或地理学家，并绘制这些地区的地图；他把新的活动领域告诉我们，从而冷却了我们对旧事物的爱好。这些新领域立即被当作实在接受下来，我们已经进行交流的世界仅仅是实在的表象。

我们到健身房和游泳池去看身体的力与美；而目睹各种各样的智力技艺会有同样的快乐和一种更高的效益；如记忆的诀窍，数字组合的技艺，巨大的抽象能力，想象的变化，甚至多样性，专一性。因为这些行为揭露了看不见的心灵的器官，而它们跟身体的各个部分一一呼应。因为，我们这样便进了一个新的健身房，学会用他们最真实的成绩来选择人，按照柏拉图的教导：“不用眼睛和其他感官的帮助，选择能够得到真理和存在的人。”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想象力造成的筋斗、魔力和复活。一旦这一点觉醒了，一个人的力量似乎可以增加十倍或千倍。它打开了对不明情况的美妙的感觉，激发起了一种冒失的心理习惯。我们像火药的气体一样有伸缩能力，书中的一个句子，或者会话中脱口而出的一个词，解放了我们的想象，于是我们

的头脑顿时沉浸在星系中，我们的双足踩到地狱的底上。而这种利益是实在的，因为我们有资格享受这些扩展，一旦超越了界限；我们就不再是可悲的迂夫子了。

智力的高级功能是这样密切关联，因此某种想象力通常在所有的杰出的心灵里出现，甚至在第一流的算术家心灵里出现，尤其在具有直观思想习惯的深思博虑者的心灵里出现。这一个阶层为我们服务，因此他们能感知同一，也能感知反应。柏拉图、莎士比亚、斯维登堡、歌德从来不会对这些法则闭上眼睛。对这些法则的知觉就是一种心灵仪，渺小的心灵之所以渺小，就因为看不见这些法则。

甚至这些技艺也有过火的时候。我们对理性的爱好蜕化为对先驱的盲目崇拜。尤其在一个条理性很强的心灵已经指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压迫的实例。亚里士多德的统治，托勒玫的天文学，路德、培根、洛克的声望——在宗教中，教阶组织的历史、圣徒的历史，还有以创建者的名字命名的派别，都非常切题。唉！每个人都是那样的一个受害者。人的低能总是招致了力量的厚颜。庸才的乐趣就是使观望者觉得眼花缭乱，扑朔迷离。然而真正的天才却设法保护我们，不要受它的伤害。真正的天才不会使人贫困，而会使人解放，并增加新的感受。如果我们村里来了一个聪明

人，他会在跟他交谈的人们身上创造出一种新的财富意识，办法就是让他们睁开眼睛看到尚未观察到的好处；他会创造出一种稳定的平等感，让我们放心：我们不会受骗；因为每一个人都会觉察到状况的制约和保证。富人会看到他们的错误和贫困，穷人会看到他们的出路和财力。

然而，自然在适当的时候就造成了这一切。循环是她的良方。灵魂对大师们失去了耐心，渴望着变化。管家们是这样说一个很有价值的佣人的，“她跟我一起生活得时间够长了。”我们是倾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征兆，谁都没有完成。我们接触一下就走，呷着许多生命的泡沫。循环是自然法则。当自然除去一个伟人时,人们望遍天涯,寻找一个继承人 然而,后无来者。他这一类人跟他一起同归于尽了。在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里，下一个人会出现；不是杰斐逊，不是富兰克林，而现在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尔后又是一个道路包工头；后来又是一个研究鱼类的学生；后来又是一个猎野牛的探察者，或者是一个半野蛮的西部将军。这样我们便挺身而出，反对我们的更加粗鲁的大师了；然而与佼佼者作对就有一个更好的补救办法。他们交流的力量并不是他们的。当我们被理念高高举起时，我们并不把此事归功于柏拉图，而是归功于理念；因为柏拉图也是它的受惠者。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欠了一类人的特别情义。人生是一把刻度尺。在一级一级的伟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古往今来，人类都使自己从属于少数人，他们或者由于他们所体现的那种观念的性质，或者由于他们广容博收，所以有资格占据领袖和立法者的地位。这些人教给我们本性的特点——允许我们进入事物的构造。我们日复一日，在一条虚幻的河上游泳，对空中的楼阁和城镇喜不自胜，我们周围的人们都容易受它们的愚弄。然而生活是一种诚挚。每当清醒的时候,我们就说“给我打开一扇进入实在的门愚人帽我已经戴得太久了。”我们将会知道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的意义。把阿拉伯数字给我们，如果人和事都是一种天乐的总谱，让我们把曲调谱出来。我们的理性已被骗走；然而还有的是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享受着一种富裕的、相关的生活。他们知道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而知道的。每出现一个新的心灵，就会泄露自然的一个新的秘密，不到最后的一位伟人出世，《圣经》是不会合上的。这些人纠正了血气的谵妄，使我们体谅他人，把我们吸引到新的目标和力量上去。人类的崇拜把这些人选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目睹一下每个城市、每个乡村、每家每户和每艘舰船里回忆他们的天才的无数雕像、绘画和纪念碑吧——

我们的面前不断浮现出他们的幽魂，他们是我们的同宗兄弟，只是更加高尚；睡榻上，餐桌旁，他们主宰着我们，用的是好听的言词，俊美的面庞。

怎样来说明观念的特殊裨益，即那些把道德真理引进到一般心灵中的人所做的贡献呢？我在一生中不断受到价目表的困扰。如果我在自己的花园里干活，修剪一棵苹果树，我感到怡然自得，所以能够把这一类的工作永远继续下去。然而我突然想到一天过去了，我把这种可贵的无关紧要的事情干完了。我到波士顿或纽约去，奔走自己的事务，这些事物要加紧干，一天的时光也很紧迫。我一想到为一种小小的好处所付出的这种代价就苦恼。我记得那张“驴皮”①,谁坐在上面都应当有自己的欲望，然而为了一种愿望，就要失去一块皮。我去参加一个慈善家的会议。我尽力而为，眼睛还是离不开那只钟。然而，如果在这一群人中出现某个温文尔雅的人，他不大了解人或集会，不大了解卡罗莱纳或古巴，可是他宣布了一条处理这些具体事务的

①巴尔扎克的小说《驴皮记》中写一张神奇的驴皮上面刻着几句梵文：“要是你占有我，你就会占有一切，但你的生命也会属于我……对你的每一个欲望，我将随着你的生命同时缩小”——译者注

法则，因此给我证明了一种公道：哪个比赛的人作弊它就击败他，哪个人追求私利它就使他破产，并且通知我：无论在任何国家、时间或人类团体的条件下，我都享有独立，那个人就算解放了我；我才忘了那只时钟。我摆脱了痛苦的人际关系。我的创伤算是治好了。我理解我拥有了败坏不了的物品，因而我也变得不朽了。这里有一种贫富之间的激烈竞争。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上,那里只有那么多的小麦、羊毛、土地,如果我多得一些，别人势必少得一些。我似乎不破坏规矩就得不到任何好处。没有人对别人的高兴感到高兴，我们的制度就是一种斗争的制度，就是一种有害的优势制度。撒克逊民族的每一个人从小受教育要争第一。那就是我们的制度；一个人用他的竞争对手的懊悔、妒忌、仇恨来衡量他的伟大。然而在这些新的领域里却留有余地，这里没有惟我独尊，不会排除异己。

我仰慕形形色色的伟大人物，既仰慕崇尚事实的人，又仰慕崇尚思想的人。我喜欢粗糙，又喜欢光滑，喜欢“上帝的鞭笞”,也喜欢“人类的宠儿”。我喜欢凯撒一世，西班牙的查理五世，瑞典的查理十二世，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理查，法国的波拿巴。我赞赏一个干练的人,一个称职的官员,船长,部长,议员 我喜欢一位稳如磐石大师,出身高贵,富有,英俊,能言善辩,一身都是优点，魅力无穷，能把所有的人吸引过来，成为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